

【四川风云】

宋末大變局

中册。

张生全◎著

国破家亡之际
凝心聚力共御外侮有多难
谁却在千年大佛旁
实现了这一奇迹

【四川风云】

张生全◎著

国破家亡之际
凝心聚力共御外侮有多难
谁却在千年大佛旁
实现了这一奇迹

宋末 大变局

中册。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末大变局：四川风云·中册 / 张生全著. — 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6.9

ISBN 978-7-218-10888-9

I. ①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11775号

Song Mo Da Bian Ju Si Chuan Feng Yun Zhong Ce

宋末大变局：四川风云·中册

张生全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：曾莹

策划：李敏

责任编辑：肖风华 李敏

装帧设计：郭群花

绘图：张帆

责任技编：周杰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：510102）

电话：（020）83798714（总编室）

传真：（020）83780199

网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：广州市人杰彩印厂

开本：787 mm × 1092 mm 1/16

印张：21.5 字数：310千

版次：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（020-83795749）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：（020）83791487 83790604

邮购：（020）83781421

目录 Contents

- 001 第一章 • 还是粮草问题
员外耍奸粪坑藏粮 学生进忠伏阙上书
- 029 第二章 • 危难之时
保自身逼部下投降 救百姓惹敌人进攻
- 055 第三章 • 破敌之策
绝地反击地道建功 临危受命战神累死
- 081 第四章 • 朝廷重臣
夺情起复应龙结伙 釜底抽薪方叔倒戈
- 107 第五章 • 逼上九顶山
欲迎还拒小青闭门 以退为进俞兴上山
- 133 第六章 • 妙解城围
闹公堂问冷热心肠 解城围看真假将军

- 159 第七章 ● 再逼上九顶山
小惩戒小青捆奸佞 大转移俞兴救军民
- 181 第八章 ● 暗度陈仓
一局棋三天退强敌 两相和四处扑怒火
- 207 第九章 ● 两极
保私利哪管声名裂 救危难不顾敌酋近
- 231 第十章 ● 人性
救人质致人质受害 释俘虏遭俘虏告密
- 257 第十一章 ● 结金兰
交换俘虏双方使诈 策反军队一人做奸
- 283 第十二章 ● 生与死
攻山城驱俘虏为盾 断后路护战友就义
- 309 第十三章 ● 千年大佛
两峰陷大佛阁遭焚 一话毒中书令气死



第一章 还是粮草问题

员外耍奸 粪坑藏粮 学生进忠 伏阙上书

嘉定府衙，议事厅

刘邦走进嘉定府衙议事厅，把一封信递给姚因谋，奏道：“大人，重庆来的飞鸽传书！”

姚因谋接过来，剥掉火漆，打开信看。看着看着，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严峻，冷汗从额头上大颗大颗冒了出来。

卫无忌焦急地问道：“大人，信上说的是什么啊？”

姚因谋道：“大帅说，这一次蒙古人出动了三十万大军全面入侵四川，很多州县已经相继沦陷，没有沦陷的都被包围起来了。而且蒙古人一直打到合州，直接威胁着重庆呢！大帅告诉咱们，让咱们自救，他们尚且自顾不暇，不可能派兵来驰援咱们！”

卫无忌叹道：“蒙古人这是想把整个四川一举吞并啊……”

姚因谋沉默了半天，方才说道：“卫将军，现在城里存在哪些问题啊？”

卫无忌道：“主要有两个问题。一是心理恐慌。蒙古人在嘉定城外筑了一圈高高的墙，把咱们围在中间。这件事，对全城士兵和百姓的震慑力都是挺大的！蒙古人擅长围猎，他们经常在草原上修筑栅栏，把猎物围在中间，然后用箭射，或者用大石块挨个打死。他们这样做，让士兵和百姓感觉咱们就像猎物一样，围在圈里等死呢！所以，恐慌情绪蔓延得很厉害……”

姚因谋沮丧地说：“恐慌有什么办法？除非咱们出去把他们修的围墙打坏，推倒！”

卫无忌道：“咱们可不能再贸然出去了！上次出去就折了两千人，咱们的人马本来就少，不能再减员了！”

姚因谋想了想，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无忌，你下去在军队里传一个话，说咱们被困的事已经向重庆上报了。这几天重庆就会派兵来救援咱们！”

刘邦忍不住插嘴道：“大人啊，哪里有什么部队来救咱们啊？大帅不是说他自己自顾不暇，让咱们自救吗？”



姚因谋道：“刘邦啊，讲个故事给你听吧。有一次，曹操带着军队行军，路上口渴难忍，找不到水源。曹操对士兵们说，你们快走吧，前面有一大片梅林！士兵们一听有梅林，立刻觉得齿颊生津，一下就不渴了，很快就跑到了目的地！”

卫无忌点点头道：“曹操此举虽说有些奸诈，倒也管用！好吧，大人，这事交给末将去办吧！”

姚因谋道：“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”

卫无忌道：“第二就是粮食问题。城中的军粮已经非常少，最多能撑十来天时间！再这样围下去，别说被蒙古人攻破城，可能咱们自己先垮了！”

姚因谋惊问道：“前几日，粮料使杜志曾给本官禀报过这个事，但因为忙乱，本官也没引起重视，不知道情况竟这般严重！刘邦，你赶紧去把杜志喊来，本官要问问他。”

嘉定府衙，粮仓

杜志打开粮仓大门，和姚因谋一起走进去。偌大的一个粮仓里，只堆着一小堆谷子。杜志打开一袋，姚因谋从里面抓起一把，放在手心看着。严格地说，那只算一半稗一半谷的混合物。

杜志叹口气道：“大人，就剩下这么一点了，还是这等次谷！”

姚因谋把谷物放进粮袋里，拍拍手问道：“你没有到城中去征粮吗？”

杜志道：“征了呀，但是情况很不好，基本上征不起来！”

姚因谋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杜志道：“一是大家看到了蒙古人困城之举，都想留粮备急。因此很多富户都回答说没有粮。二是蒙古人连年入侵，朝廷又多次催缴，城中确实已没什么富户了……”

姚因谋严肃地说道：“杜志，本官明确告诉你，什么价钱都别讲，无论

如何，你必须赶紧把粮食征起来！征不起来，本官把你身上的肉割下来，煮给大家吃！”

杜志一哆嗦，道：“大人，要不，您多派一些捕快给卑职。如果那些富户不缴，卑职便让捕快把他们抓起来拷问！只要抓得几个，关得几个，就不怕其他人不交了！”

“不！”姚因谋摇摇头道，“你绝对不能这样做！你忘了前任知府王夔吗？他就是在征粮的时候残害百姓而身首异处的！虽然杀人者是山上的土匪，不过，如果和老百姓结怨，绝不会有好下场的！”

杜志急得满脸通红道：“大人，那些富户都是顽固不化的铁公鸡，不准卑职用刑，卑职怎么把粮食征得起来嘛！”

姚因谋在杜志的脑袋上拍了一下，骂道：“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为什么要强抢？你借行不行啊？”

杜志疑惑地问道：“借？”

姚因谋道：“是呀，借！咱们不但要借，还要借得漂亮一点！只要那些富户答应借，咱们可以给翻倍的利息，写借据盖官府的大印为凭！”

杜志有些犹豫地说道：“大人，借虽然是个不错的办法，但是，利息可不可以别给得这么高啊？给得太高了，以后官府拿什么来还呀？”

姚因谋道：“不给得高一点，那些富户能同意借吗？至于将来官府拿什么来还，那是将来的事，咱们先把这一关对付过去再说吧！”

杜志沉默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如果给高利息那些富户也不答应借呢？毕竟为了活命，粮食至关重要，可能谁也不会不在乎那利息的多少！”

姚因谋道：“你没把本官的话听完，咱们还有第二条呢！如果不借，咱们就搜查！一旦查到了，不但粮食全部没收，而且还将抓起来丢进大牢里去！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”杜志这下恍然大悟道：“高！大人，你这一

招真是太高了！先礼后兵，就算是强征，理由也十分充足，让那些富户无话可说！”

姚因谋笑笑，却又虎着脸说道：“我告诉你杜志，咱们可是有礼数的做法，绝不是强征！管住你手下的那些兵，如果发生强征的行为，本官知道了，决不轻饶！”

杜志忙躬身答道：“是！是！卑职明白！明白！”

嘉定城内，沈员外家

杜志带着几个捕快来到嘉定城第一富户沈员外家。

沈员外看见了，摇摆着肥胖的身子，一路小跑冲出来，把杜志等人迎进会客厅，并高声道：“杜大人今日光临寒舍，小老儿不胜荣幸！里面请，请坐！”

杜志坐下，一抱拳道：“好说，沈员外！咱们就直截了当说吧，本官此来，没别的事，就是来向你借粮的！”

“借……粮？”沈员外一愣。

杜志道：“是的，借粮。如今嘉定城被蒙古人围困，守城将士浴血奋战，保卫咱嘉定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。如今，他们的粮食快要吃光了。如果没有了粮食，他们还怎么打仗？怎么杀敌卫国？沈员外，你说说，该不该把粮食借给将士们？”

“当然应该！当然应该！”沈员外爽快地答应道，“别说借，就是白送将士们也是应该的……”

“不，是借！”杜志打断沈员外道，“姚大人说了，以官府的名义向你们借。官府出文，盖大印。等到把蒙古人赶出去，官府把赋税征集起来后就归还！而且给予翻一倍的利息！如何？”

沈员外张开大嘴呆了一下，嘿嘿一笑说：“杜大人，小老儿刚才已经表

态了。小老儿将竭尽所能，帮助守城将士们抗蒙，这是小老儿义不容辞的责任！利息小老儿一分都不要！好，请跟小老儿来吧……”

说着，沈员外把杜志等人带到了员外府的粮仓，打开仓门，对杜志说道：“杜大人，这里面就是小老儿全部的粮食。除了留一些够咱们吃外，都全部借给你们吧！”

杜志一看，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谷囤，囤里只有半囤稻谷。

杜志干笑一声，道：“咱嘉定城原来有两大顶级富豪，一是黄员外，再一个就是你沈员外。如今黄员外已经命遭不幸，现在嘉定城就只剩下一枝独大的首富沈员外了！难道堂堂嘉定首富，谷仓里就只有区区半囤稻谷吗？”

沈员外叹口气道：“唉，不瞒杜大人说，要是蒙古人入侵前那些年，不是小老儿吹牛，虽不敢说嘉定首富，但这粮仓里确实从来没有空过。积年的谷子都发芽了也还来不及吃。但是这些年不行了，蒙古人连年入侵，田里没有收成，征粮又频繁，所以就只有这一点了……”

杜志冷笑道：“沈员外，本官可提醒你，来的时候，姚大人曾对本官说过，如果官府采用借的方式，而且利息也给得那么高，还有人不借的话，对不起，咱们可就要入室搜查了！”

沈员外做出委屈的样子道：“唉，杜大人啊，您怎么就不相信小老儿呢？要真不相信，您就搜查吧……”

杜志瞟了沈员外一眼：“你真的不怕搜？”

沈员外直打躬道：“杜大人，小老儿心中无冷病，不怕吃西瓜！您搜吧！您要搜，还没办法证明小老儿的清白！”

杜志迟疑了一下，但还是一挥手，随行的捕快拿着刀，走进里屋四处搜查起来。

过来一会儿，搜查的捕快都纷纷返回来，对杜志说道：“杜大人，咱们把所有的地方都搜查过了，没有。”





沈员外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道：“怎么样杜大人？小老儿没骗您吧？您现在总该相信小老儿了吧？唉，实在是小老儿囊中羞涩，有心抗蒙，无力交粮啊……”

杜志见状，只得站起来对沈员外抱拳说道：“对不起沈员外，实在没有就算了！多有得罪，还望沈员外多多包涵！”

沈员外府外大街

走出沈员外府，杜志心有不甘地问道：“你们几个，真的每个房间都仔细搜查过了吗？绝对没有遗漏的地方？”

一个捕快答道：“大人，放心吧，咱们都仔仔细细搜查过了！绝对没有遗漏的地方！”

另一个捕快说道：“粮食又不是金银珠宝，如果粮食很多，一定会占很大一个空间！不管他藏到哪里，都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嘛，咱们怎么可能找不到！”

杜志道：“你们说，沈员外会不会有地下粮仓，他把所有的粮食都藏在地下？”

前一个捕快道：“这个我们也仔细检查过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的地下有东西！”

“但是，”杜志把众人看了一眼，说道，“沈员外既然是嘉定首富，他怎么可能才只有半囤稻谷？你们相信吗？”

后一个捕快接嘴道：“是啊，他的房屋那么多，家里的仆人那么多，那点粮食，还不够他自家人吃三天！而且，你们看他一点慌张的样子都没有，这怎么可能？”

前一个捕快又说道：“别说他的房屋多，仆人多，连他的茅房也非常多！在一个地方，我看见他家一个挨着一个的大茅房，少说也有十好几个。

你们说他家该有多少人，能排出这么多的大粪！”

杜志一愕，问道：“你说他家连茅房都有十多个？”

那捕快道：“是啊，嘿嘿，我可是第一次看见有钱人家有这么大排场，真算是开了眼界了！”

杜志一挥手道：“走，咱们赶紧转回去！”

众捕快愕然问道：“转回去做什么？”

杜志嘿嘿一笑道：“转回去找稻谷！”

沈员外府茅房旁

杜志走进沈员外家一间大茅房，围着一个茅坑转来转去地看。

沈员外脸上挂着笑，哈着腰，跟在杜志的身后。不过，他的笑中明显有一些不安的表情。

杜志笑着指指茅坑说道：“沈员外，你家里的人可真不少啊，挖了这么多茅坑来排便！气派！”

沈员外嘿嘿笑道：“杜大人，您误会了！小老儿家里的人并不多，排的便……呵呵，当然也不多。这些粪，其实都是小老儿买来囤积起来的。本来，小老儿准备等到种冬油菜、冬小麦以及明年开春的时候搬到田里去。没想到蒙古人悄无声息就来把咱们围起来了，这些肥料运不出去。只好堆积在这茅坑里啊！”

杜志从旁边拿起一根竹竿插进粪中，举起来给沈员外看道：“沈员外，你怎么把茅坑挖得这么浅呀！挖深一点不是便可以多储一点吗？”

沈员外满脸通红，但他还是笑着答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下面储的是绿肥，上面是人畜粪，所以显得很硬……”

杜志问答：“绿肥？”

“是的，是绿肥。”沈员外忙解释道，“大人，您是读书人，可能不



知道什么是绿肥吧？小老儿给您解释一下。绿肥就是秋收后，把庄稼的残枝败叶及野外的一些枯草搬回来，一捆一捆堆在茅坑里。等到明年春天，甚至是后年春天来后，它才能沤烂使用。现在刚堆储起来不久，所以是硬的……”

杜志呵呵笑道：“沈员外不讲解，本官确实还不知道什么是绿肥！本官倒要瞧瞧，绿肥是什么样的？”

说着，吩咐捕快道：“拿一些粪桶过来，把这个茅坑表面的粪全部舀起来，倒在另一个茅坑里，本官要看看下面的绿肥是什么样子！”

捕快们惊得张大嘴巴叫苦道：“大人，不会吧？这么臭，您竟然让咱们舀粪！”

“绿肥有什么可看的，还不是粪，臭不可闻！”

“大人啊，没想到您的趣味这么广，还喜欢研究这些东西！”

沈员外也急得脸色煞白，阻止道：“大人，绿肥沤烂的时候，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刺鼻气味，甚至可能让咱们中毒的。还是不看吧？”

“不怕，”杜志冷着脸说道，“再臭，还不都是五谷杂粮变的！你们都听本官的，赶紧舀粪，不得有误！”

众捕快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好找来粪桶，一桶一桶舀开。很快，茅坑表面的那些稀粪就被全部舀完，露出了下面一个硬硬的底子。

杜志拿一根木棒在底子上敲了敲，发出空空的响声。杜志微笑着问沈员外道：“这下面储的就是绿肥吗？”

沈员外满脸是汗，他擦了擦额头，道：“是……这下面是……”

杜志不等他说完，就向捕快命令道：“撬开！”

捕快们七手八脚把茅坑的底子撬开了一个大洞，大家往里一看，全都傻眼了，原来里面密密麻麻堆码着的全是一袋一袋的粮食。

捕快们搬起一袋，杜志解开绳子，从里面抓起一把黄澄澄却也有些发潮

生霉的稻谷，凑到沈员外鼻子底下，笑着说道：“沈员外，你这种储藏粮食的方法可不太恰当啊，这样既不通风臭气又多，再好的粮食，堆在下面，都会很快变成绿肥的！”

沈员外赶紧跪在地上，磕头求饶道：“杜大人饶命！小老儿知错了！小老儿再也不敢欺瞒大人了！”

杜志把脸一黑，大喝道：“捆起来，送到官府去！”

嘉定府衙大堂

姚因谋坐在嘉定府衙大堂上，两边站着州府官员，下面站着两排衙役，衙役们手里拿着长棍，大堂中间，沈员外撅着肥硕的大屁股，跪在地上。

姚因谋一拍醒木，喝道：“沈员外，本官可是做到仁至义尽了！本官给你借，而且给你翻倍的利息！归还周期也确定了，就是在咱们把蒙古人撵出嘉定，官府赋税征起后。再说了，本官借粮的目的，是为了救全城百姓，也包括救你的性命，你却这样百般隐瞒，该当何罪？”

沈员外砰砰砰磕头道：“大人，小老儿鬼迷心窍，欺瞒大人，罪该万死！小老儿愿把所有的粮食都捐献出去赎罪，只求大人饶过小老儿一家老小的贱命！”

姚因谋冷笑道：“不！咱们不抢老百姓的东西，咱们只借！官府出具借据，盖上大印，翻倍的利息照给！”

沈员外不相信地望着姚因谋，迟疑地问道：“借？”

姚因谋道：“当然是借！本官说过的话，何曾食言？不过，沈员外，你干的这事也不能这样就算了！你欺瞒官府，得给大家一个说法！”

沈员外愣愣地问道：“大人要小老儿做什么？”

姚因谋道：“你拿着一面锣，到嘉定城街上去，敲锣告诉大家，你是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欺瞒官府，而官府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你的！你得把这些



向全城的老百姓都说清楚！”

沈员外磕头求饶道：“大人，您饶了小老儿吧！小老儿多多少少也是嘉定城里的一个人物，你让小老儿这样去说，小老儿还有什么面子！今后还有什么脸出来见人啊？”

姚因谋喝道：“沈员外，你现在知道你是个人物了吧？你既然知道你是个人物，你怎么做出把粮食藏在粪便下面的肮脏事情？你觉得自己的面子很重要，难道官府就不要面子了？你这样做，又让官府的脸往哪里放？没有任何价钱可讲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去街上敲锣赎罪，要么把你全家人抓起来，押到刑场上去！”

沈员外只得磕头叫道：“别杀小老儿的家人！大人，小老儿，小老儿愿意去街上……”

大获山顶

大获山顶新起了一座坟，坟前立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大宋武功郎、统领胡白涛之墓”。

杨文在墓前上了一炷香，又端起一碗白米饭，动情地说道：“白涛兄弟，这就是你用你的生命为咱们换来的白米饭。现在已经煮熟了，山上的兄弟们都吃饱了肚子，都说这白米饭非常香！现在哥哥给你盛一碗来，你也尝一尝！”

杨文说着，把白米饭放在墓碑前，又端起一碗酒，慢慢地倒在地上，喃喃地说道：“白涛兄弟，咱们刚和蒙古人打了一仗，咱们打的是胜仗，抢了他们的粮食，抢不走的，就一把火给他们烧了个精光！山上的兄弟都很兴奋，眉开眼笑的，说这是咱们和蒙古人交战以来少有的胜利！本来，这份快乐和喜悦应该由你和咱们一起来分享的，可你却已经先躺在这里了……”

杨文端起一碗酒，和着泪水一口干掉。然后他擦了擦嘴唇，说道：“白涛兄弟，你躺在这里，起不来，没法分享咱们的快乐！没关系，哥哥来将就你，哥哥带来了咱们山寨最后一壶酒，哥哥和你分享，咱们一醉方休！一醉方休啊！”

他从壶中倒出满满一碗酒，一点一点倒在墓前。

站在一旁的侯兴忍不住了，猛地在脸上抹一把，哽咽着说：“其实，白涛兄弟可以不死的！把信送完后，他大可以回来。但是，为了打消蒙古人的疑虑，他甘愿在蒙古营里当人质！把蒙古人带上山后，他也是有机会逃掉的。但是他一直把蒙古人完全带进咱们的包围圈……”

“好，白涛兄弟，哥哥敬你！”杨文抓起酒壶，对着壶嘴咕咕地一气喝干，接着，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大声喊道，“白涛兄弟，虽然你已经离我们而去了，但是，哥哥我并不悲伤！因为你死得其所，青史留名。抗蒙是一条艰辛的路，或许不久，哥哥也会随你而来的！哥哥希望离去的那一天，也能像你一样，正气凛然，满面含笑！兄弟，你祝福我们吧！”说罢，把酒碗、酒壶往地上一摔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时候，一个探子匆匆跑过来，向杨文报告道：“大人，重庆制置使府来信！”

杨文拿过来看着。侯兴问道：“大人，制置使大人又说什么？”

杨文把信递给他。侯兴接过信看了一眼，气得把信往地上一扔，大怒道：“什么？让咱们重夺紫金城！咱们依靠大获山防守，尚且不能完全和蒙古人抗衡，还有什么能力去把紫金城重新夺回来？”

“问题还不在这儿！”一旁的冉玘嘟囔道，“那无用的废物夺回来做什么？退不能守，进不能攻，即便咱们付出巨大的牺牲，终于夺回来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咱们当初放弃它到这大获山来，不已经证明它是个累赘吗？”

杨文冷冷地说道：“夺回紫金城对抗蒙没有任何意义，但是对制置使大